

# 塑膠豬仔錢罌

# 見證香港製造業的黃金時代 承載教育學習理財使命

香港總算擁有過黃金時代，那黃金般的日子是怎樣鑄造的？彼時的香港有內地的中式傳統也有西式的洋相，既世俗又浪漫，完全符合每一個人對繁華世界的所有嚮往。所以，今日往回看，但凡能夠承載住那一片時光的東西，都值得緬懷。今年是豬年，「豬仔錢罌」成為大家的吉祥物，熱門的小朋友玩具，可有想過它承載了教育人要學習儲蓄的積毅防鐵概念。新春期間小朋友收了不計其數的利是，正好學習如何儲蓄理財。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童年玩物人人不盡相同，一些是獨家珍藏，另一些則是集體回憶。「豬仔錢罌」這樣擁有純正香港血統的物件，在過去的三四十年間，個個虎頭虎腦的五尺微童都擁有一隻。那不僅僅是一件體面的玩具，還是那麼美好的儀式感——兒童們歡天喜地將紅彤彤的小豬捧回家，找到一個角落擦乾淨灰塵仔仔細細地放下，從那以後的每一天，盼望着將那些個得來不易的錢幣一枚枚投進去，聆聽那一聲脆生生的「咣咣」，心滿意足。

### 宣揚人情味及儲蓄概念

專賣傳統塑膠豬仔錢罌的港式懷舊雜貨店朱榮記第二代老闆朱耀昌說：「前人的儲蓄觀念和現在的很不同。從前家家戶戶均買豬仔錢罌予小孩，鼓勵儲蓄之餘亦從小教育我們每次花錢時必須考慮清楚，傳統塑膠豬仔錢罌是全個密封的，要自己開啟入口處方可入錢，當儲滿錢後，必須將錢罌剪開，方可取得內裡的錢。有時候總有小孩很俏皮，悄悄以長間尺拚命撬，希望淘點散銀買玩具零食。」當九龍城廣場答應圓朱老闆的夢，重現經典傳統塑膠豬仔錢罌時，朱老闆非常感動，更打趣說：「童年回憶返嚟啦！」朱老闆認為舊式貨品滿載民間智慧和濃濃人情味，

值得保存，更希望把傳統文化宣揚給年輕人。

朱耀昌回憶，與四位兄弟姊妹同出生於當時前舖後居的朱榮記，和大部分六七十後一樣，傳統塑膠豬仔錢罌可謂是陪伴他們成長的玩伴，所以對豬仔錢罌有特別的情懷，曾堅持每天把豬仔錢罌整齊排列在店外，以親切笑容招徠顧客。全盛時期大部分文具店和雜貨店也有傳統塑膠豬仔錢罌坐鎮，幾乎每位小孩均擁有一隻，既作儲蓄又作玩具，即使後來時代變遷，小孩們轉投其他玩具和電玩的懷抱，朱耀昌仍堅持入貨，直至2014年香港原廠宣佈停產，也沒有炒賣，按常價發售直至存貨售罄。門外那行「生招牌」逐漸成為經典中的經典，雖令他常收阻街告票，但他仍然堅持，為的是提醒現代人「節儉是美德」，和維護我們的集體回憶。今次商場預留復刻版傳統金錢款塑膠豬仔錢罌捐贈慈善公益團體，教育不同年齡的人士儲蓄理財概念，很有意思。

### 豬仔錢罌養活黃家三代人

塑膠豬仔錢罌的時代是由黃氏家族開始書寫的。1965年，黃文銳先生的父親與伯父在新蒲崗開設了一間塑料工廠，承接包括玩具在內的塑料製品。當年僅僅只有幾歲的黃文銳在自家廠房中見到堆成小山一

樣的玩具。當時新蒲崗地區的工業起飛，塑料製品適逢而生，這一間塑料工廠，也養活了黃文銳一家三代人。

作為原廠家二代黃文銳首次受訪，他表示，從爸爸與伯父手中接管製造廠已有三十個寒暑，能把傳統塑膠豬仔錢罌生產堅持數十年，全憑對經典物品的情懷和「獅子山精神」！黃文銳娓娓道出塑膠豬仔錢罌的進化史，原來金錢款塑膠豬仔錢罌屬最早期製造款式，銷售量亦最高。傳統塑膠豬仔錢罌分別有四個尺寸，有如一家大小全家福，每款均刻有特定編號。背部金漆是美工師傅每隻鬆上的，眼和嘴是人手噴上的，每隻均獨一無二，合金製模具現在已成歷史。全盛時期，就連幼稚園也會訂貨送給學生，每逢豬年豬仔錢罌市場需求劇增，接「柯打」接到手軟，廠房由聖誕開始加班，直至年三十晚。

「從我記事開始已經看到這隻豬仔了，別人家的孩子會拿一些手工回家做，而我們幾兄弟的手工就是幫這隻豬『上金油』。」自小在這些玩具堆中泡大的，根本沒能意識到手上的這隻紅彤彤的小豬，會變成一種時代印記。黃文銳說起小時候的心願：「我當然想要一些飛機汽車啦！」豬仔和自家產品「西瓜波」如此唾手可得，全然不覺得稀罕。但每當見到別的小孩子手執一隻豬仔或圍着踢一個「西瓜波」，驕傲的心情不自控地油然而生。一直到1985年工廠由他接手，他才明白，孩童歡欣的笑顏，是製作者心裡的珍珠。1973年的石油危機，使香港的經濟停

滯，失業人口驟增，但是黃家的塑料廠並沒有裁過員。「那兩年特別『怪』。」豬仔錢罌隨着香港渡過了風風雨雨，它沒有被石油危機和經濟危機淘汰，反而成了時代的封印。

黃文銳從來沒有接受過訪問，也沒有想過為自己的產品宣傳。塑膠豬仔錢罌變成了藏物，傳統塑膠豬仔錢罌，經典珍藏品一套大小四隻身價大幅飆升至六千多元。黃文銳後悔沒有自己親手保留起一套，「現在再看到整整齊齊的一套，要從收藏家的手中去借。」

潮流的到來和默默凋零並且離去，都不是我可以左右。如果城市可以是一個人，想來它也有中年危機的時候，而無法避免的懷舊浪瀾便是中年危機體現的一種。幸而有這樣的一段，才令而今的小孩子們放下手中的社交和遊戲，瞥這些舊物一眼，將父母甚或外公輩的舊情綿綿放了一幀在心中。每當變幻時，便知時光去。時代變遷了，能夠守住從前情懷不變的也屬難得。



塑膠豬仔錢罌珠光寶氣。



朱榮記第二代老闆朱耀昌(右)與原廠家二代黃文銳。



4款不同大小豬仔錢罌排列在一起，十分可愛。



傳統塑膠豬仔錢罌生產機器。



豬仔錢罌原廠家二代黃文銳。

## 東 西

余綺平

# 吸血鬼是怎樣寫成的？

第一本關於吸血鬼的小說寫於十九世紀末，第一部講述「他」的電影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隨後，無數涉及「他」的電影蜂擁而至，也獲獎無數。一百三十年後的今天，吸血鬼題材依舊受流行文化大力追捧。當初，「他」是怎樣被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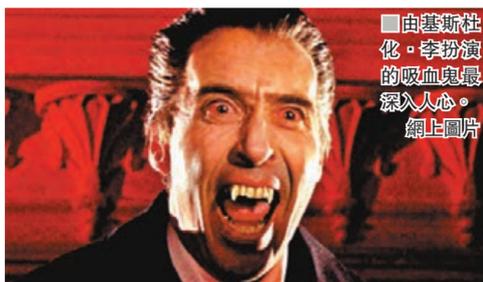
第一位創造吸血鬼經典形象的，是愛爾蘭作家斯托克(Bram Stoker, 1847—1912)。三十一歲那年離鄉赴倫敦出任劇院經理職位期間，他在倫敦圖書館埋頭苦讀七年，研究吸血鬼的來龍去脈和特徵，寫成《德古拉》(Dracula)傳世之作。

傳說中，「德古拉」是十四世紀統治羅馬尼亞的伯爵，妻子去世後痛不欲生，變成吸血鬼隱居古堡。德古拉長生不死，晝伏夜出。他害怕光亮、十字架、大蒜，與人狼是世仇。他衣着考究、彬彬有禮，他微笑的嘴角露出獠牙，流着鮮血……美女卻迷戀他的秀髮一咬。

在斯托克寫成《德古拉》前，吸血鬼和人狼均為古代民間的恐怖話題，他們形象模糊，傳說不一，是斯托克將所有關於吸血鬼的傳說精髓集於一身。有關這些民間傳說書籍，儲藏在有一百八十年歷史的倫敦圖書館內。

該館經過多年研究，找出斯托克當年的會員入會申請表和退會證明，還有他曾經借閱過的書籍。該館最近舉辦連串活動，如：本月內演出十八場關於吸血鬼話劇，以慶賀該館誕生了偉大作家斯托克。

倫敦圖書館藏書逾一萬萬冊，該館發展部主管斯皮丁(Philip Spedding)經過多年研究，從書海裡找出了二十八本斯托克曾經借閱的古書，最令人驚異的是，斯托克用鉛筆在這些古書做記錄，包括：寫字、畫橫線和直線，更摺疊書角。根據英國法律，毀壞公眾圖書館書籍屬於刑事



由塞斯杜化、李扮演的吸血鬼最深入人心。網上圖片

罪；英國著名劇作家奧頓(Joe Orton)於一九六七年曾犯此罪而被判入獄半年。不過，倫敦圖書館卻因為斯托克的毀書而感到欣慰。

斯托克從沒去過羅馬尼亞，更遑論德古拉伯爵所住的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古堡了。但經過斯托克的妙筆生花，吸血鬼栩栩如生。原來，他借閱最多的是當時流行的旅遊書，裡面提到登古堡遠眺，斯托克用鉛筆在該頁寫下記錄。他還讀過多本關於人狼傳說，其中一頁描寫死亡景象和人類的求生本能，斯托克在書邊寫了字，後來又塗掉，這些「毀書」證據，已經專家確證是他的筆跡。

倫敦圖書館沒有儲存借書記錄，但巧合的是，《德古拉》於一九九七年出版，斯托克同一年寫信給他的銀行，指令停止繳付圖書館會員費。顯然，他的吸血鬼研究工作已完成。

吸血鬼題材歷久不衰，由英國演員基斯杜化、李(Christopher Lee)於一九五八年扮演的吸血鬼最深入人心。最出色的同類電影，是一九九二年的《吸血殭屍：驚情四百年》(Dracula)獲奧斯卡三大獎，其次是二零一四年的《德古拉元年》(Dracula Untold)，獲第四十一屆美國科幻恐怖電影之星獎，以及入圍三個獎項。另外，《暮光之城》系列電影和《真愛如血》HBO電視劇，更是紅遍全球。

# 黃沙坪「土房子」

按照約定，一部電單車到旅店接我，講好去黃沙坪村60元，停留兩個小時。如果超出約定，再加20元。

雖然加了衣服，帶上手套，但是迎着鄉下晨風，還是很有寒意。昨晚書店老闆說，鳳凰縣的千工坪鎮有一些村子保護得不錯。沒想到黃沙坪村就在千工坪鎮的地域。如果說沈從文的筆下描述了一個又一個夢幻般的「桃花源」，那麼我希望此行能夠找到一個桃花源式的真實版，莫憲在黃沙坪拍攝的攝影作品就有那麼點味道。

車子離鳳凰古城越來越遠，晨霧慢慢褪去，路上的車輛開始稀疏，不時有秀麗的畫面出現在視線內。轉入山區，電單車在山路上盤旋繞行，時而嘶嘶力竭，時而老鷹俯衝般無聲而又急促，很快，在百度地圖的引導下到達這個隱藏在群山中的小村落。

村子很幽靜，鳥兒的啾啾叫聲是村中唯一聽到的聲音。看到的大多是磚瓦水泥建築。和村口小店店主閒談，她的表情帶有迷惑，說此時不是盛開桃花的季節，來這做什麼？幾句對話後問我去不去「土房子」，拿出莫憲拍攝的照片問是不是這個？她連聲說就是沒錯。原來瑰麗隱藏在小山後面。

沿路繞過三個彎，一片黃牆黑頂的建築群出現在眼前，它的前面是碧綠清澈的水潭，收割後的稻田，遠方群山似乎要把這個接近於原始狀態的土屋群輕輕地抱在懷裡，讓它免受現代工業的傷害、躲避都市人發出高聲驚歎。



阿婆默默地撥弄炭火。



阿婆門前的「脫貧攻堅政策告知」。

斑駁的土牆、破舊的門窗、被遺棄的房屋，把我在遠方進入的幻境推回到現實。在無需為溫飽憂愁眼中，這裡是詩意，而土屋中的生者面對的是貧瘠。

一個院落門前粉紅色的「脫貧攻堅政策告知」吸引了我，產業扶貧、就業扶貧、健康扶貧……一項項扶貧政策清晰明了。吱一聲，門打開了，一位戴着毛線帽的阿婆看着我。方言的關係我們不能正常溝通，但阿婆邀請我進去。

顏色從屋外的光亮變成暗色，屋內正面一台冰箱，因為它的白色格外顯眼，棉被、衣服雜亂地攤放在床上，我的視線不忍停頓，更不能讓相機鏡頭看到。阿婆默默地坐到火盆前，撥弄炭火，水壺慢慢有了氣息。語言的溝通是失敗的，我的問話她似乎懂，又好像不懂。

「你是不是貧困戶？」她搖搖頭。她說養了一頭豬，十幾隻雞。這好像我聽懂了，又沒懂。懂，是因為看到了雞，豬就沒有見到，所有不敢說懂。

壺嘴吐出的白氣逐漸粗且急促，十幾年前的那一次經歷提醒我應當起身告辭——拜訪廣東某小島上的麻風病人，醫院院長用一個破舊的暖水瓶蓋為我這個遠方來客斟水，成為我的終身記憶。

告辭出門，有村民從門前經過。問那人這位阿婆為什麼不是貧困戶？對方沒有任何反應。是聽懂，還是沒有聽懂？



石板路帶着我在村落中前行，走到近處，

(編者按：此為連載欄目，每篇內容有聯關，早前已刊登兩期內容，此為第三期。)